



# 依託之地(上)

包倬

從昆明飛成都，成都飛伊犁。天空一日遊。在雲朵之上，想像奔跑的羊群和滾動的棉花。隨身攜帶的一本書是《我們的作家：拉美文壇十聖》。那時，卡彭鐵爾、阿斯圖里亞斯、吉馬良斯、羅薩、科塔薩爾等後來叱咤世界文壇的大師還很年輕，但已鋒芒初露。

我在天空想起大地：涼山、新疆、拉丁美洲。想起土地上的人民與家園，想起土地與文學。幾個鄰座的老太太站在機艙過道上，伸胳膊抖腿。如果有音樂，她們立馬就會把這架飛機當廣場，跳起舞來。我合上書，打開電腦寫下了一個長篇小說的梗概，並由此開出了第二個、第三個小說的梗概。我喜歡這種自由輕盈之感，大概是因為肉身抽離大地之故。群山之上，河流之上，俯瞰是為了更接近事物的真相。而另一種了解真實的方法，就是走近。比如即將開始的新疆之行。從北疆到南疆，從城市到鄉村，從過去到今天。眼見為實，而非想像。

四個小時後，沙漠之上，飛機成了一隻疲憊的鐵鳥，翅膀投下陰影，喘着粗氣。沙漠中出現一片綠洲，伊犁快到了。

我來過伊寧，七年前的夏天。七年來，人和城市都在變化。這裏有我的朋友畢亮，他和我一樣編着一本文學雜誌。七年前，畢亮和西洲的兒子小滿剛出生。如今，小滿都上一年級了。兩次都見了畢亮，但都沒有見到西洲和小滿。朋友相見，少不了新疆美食和大烏蘇。吃飯的地點是伊寧市區的一個網紅打卡地，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像織布機上的梭子。

劉興茂從尼勒克趕來。年輕的領導，隨和平易，頭腦靈活。關於尼勒克的風土人情、山川地貌，他如數家珍。他還帶了一個工作人員，年輕女子（就叫她古麗吧），美得讓人不好意思大聲說話，她也始終保持着某種矜持，只不時笑笑。

尼勒克才是此次新疆之行的起點。而關於尼勒克，我在十二年前就有所耳聞。

2012年元旦，新疆籍民謠音樂人張智在雲南麗江的雪山音樂節上唱了一首歌。那首歌叫《尼勒克小鎮》。那天，張智、吳俊德和門巴族音樂人央吉瑪同台演出。我作為記者，在台下看完了他們的演出，然後去到後台，跟他們聊了半個小時。從此，我們成了朋友，並保持友誼至今。從此我知道在遙遠的新疆，有個地方叫尼勒克。

「從這一直一直往前走/越過一片荒原/再趟過一條大河/你就會看見一座小鎮/小鎮的名字就叫尼勒克/但你卻永遠無法到那兒/因為在路上你會被狐狸拐跑/又或者會被狼叼走/當然如果你到了那兒/也就再也回不來/姑娘會把你的心偷走……」

去年在昆明，張智、吳俊德和我在滇池邊小聚。照例是他們講新疆，我講涼山。小時候的事。惡劣的天氣。民間故事。民謠。樂器。總



●我在十二年前就對尼勒克有所耳聞。 網上圖片

之一句話：他們想去涼山走走，而我覺得應該來新疆看看。於是某天，我真的來到了尼勒克。而幾乎是同一時段，張智在四川巡演。相當於，我們都實現了當初的願望。

這些年，我四處行走。普天之下，莫非故鄉。所謂行走，其實就是從一個人的故鄉，到另一個人的故鄉。在尼勒克，我們再次談起故鄉。更具體地講，我們談起風雨中的老屋、乾涸的老井以及留守或客居城裏的父母。我們是幾個離鄉多年，並在城市安身立命的寫作者。我們的觀點出現了分歧。有人認為應該回去修繕老屋，讓它散發着古樸的懷舊光芒；讓它成為多年以後某個子孫厭倦了漂泊的最後港灣。有人認為回不去了，應該戒了這鄉愁。

我們談起故鄉，懷念一下，不了了之。誰也

無意說服對方，做出任何決定。改變不了的現實是，故鄉依然在那裏，我們依然四處奔忙。像一種暗疾，在某個陰雨天便以疼痛提醒它的存在。對，就像我們在尼勒克時胡竹峰所談到的，被老虎抓傷的後遺症。

我是堅持要回鄉養老的一方。至少，這個念頭一直在。蠢蠢欲動，像故鄉山林裏的蘑菇，每年都會長出來。不光如此，我每年都會認真構思一遍未來的故鄉。可每次都沒有付諸行動。冷靜下來想，讓故鄉成為雞肋的原因是：水源和醫療。這些年，我故鄉的泉眼乾涸了。水都去了哪裏？沒人能夠回答。多年以前，誰也沒有想過未來的某天，那裏會變成一片乾涸地，只能託靠雨水的恩澤。

而醫療條件呢？縣城在幾十公里之外。山路崎嶇。騎馬、騎車、或者乘坐一輛灰撲撲的麵包車和死神賽跑，勝算並不大。所以，算了吧。我們扶老攜幼，去縣城，去省城或更遠的地方。把故鄉留在了回憶裏。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猶豫，而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彷徨。

所以，但凡外出，我對鄉村的興趣總大於那些人山人海的景區。看看也好，別人的故鄉，感嘆、羨慕，甚至可以當作某種經驗，說不定哪天就成了寫作素材。現實故鄉，虛構故鄉，我手寫我心。正如現在，我要去尼勒克縣的加哈烏拉斯台鄉。（未完待續）

（作者為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獲得者、雲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、《滇池》文學雜誌主編）



## 愛上夏天的自己

米麗宏



你注意到了嗎，夏天其實是跟着雨腳來的。一場雨後，植物的葉子像眾多的鳥喙，潑辣辣啄向四周，啄開無數孔洞，綠色漫流過去。雍容、豪放的夏天，水一樣漫到人間。

那綠啊，又像小孩兒手下的綠蠟筆，一點也不知節制地塗抹，一天不見，塗染得遍野都是。空間，一天比一天擁擠。一種安靜的喧鬧，到處蕩漾。現在再去看地面和空氣，就像翠碧的水彩打過底兒。你會懷疑，人和牛羊在樹蔭下呆得時間長了，會不會變成綠人兒、綠牛、綠羊呀。

到了盛夏，綠色膨脹，幾乎要爆炸。真弄不清，那些新蔓子、新枝子都從哪裏趕過來的，一下子就聚得齊嶄嶄。這七八個節令的長途跋涉，從尋無影蹤的水煮初春綠，一口氣不歇地走成如玉的翠碧，再到脫去虛幻，變成綠團團、綠塊塊，綠色漫流入間，成家立業打江山，踏踏實實，成了一種家常的綠、滲透得無所不在的綠、綠到人骨頭縫兒、汗毛眼兒裏的綠。

層層遠山，層層綠啊。作為骨骼的山體，你根本看不到，只看到大山綠色的血肉和毛髮。大凡山有陡緩、樹木有高矮，可是，高山峻嶺有險峻之綠，緩坡崗丘有逶迤之綠。高大粗壯的樹木是高大粗壯的綠，低矮瘦小的樹木是低矮瘦小的綠。綠的間隙呢，又是深淺不一的綠。這些高高低低的綠，水一樣流，流到哪，綠到哪兒。

綠把整片樹林裹住了，把座座遠山裹住了，把無數村莊裹住了。綠覆蓋了許多塵世之內的事物，也覆蓋了許多塵世之外的事物，覆蓋了許多從天外來的事物。似乎幾十里幾百里都在綠，幾千里幾萬里都在綠，幾百年幾千年幾萬年都在綠。樹林裏面靜悄悄，只有綠的空氣在流淌，似乎這世上所有的樹林，永遠都如斯靜悄悄地綠着。

遠山疊翠，曠古的幽靜和清涼。若是晴日，陽光烤灼，該有點熱意吧，不，那點溫暖抵不過山間的清涼。所有的樹木，杜梨、栗樹、荊條、橡樹、荊棘、老栗樹，脈絡分明地透亮着，被過濾過的陽光，生發出一種寂寥的氣息，縷縷發散，如虹，如琴，如水，如寂寞的星空。那種寂寥，讓大山和外界乾淨地剝離出來，人世的風也吹不進去似的，一種寒涼的翠綠。

翠的味道，被陽光托起來，湧進身體，宿夢也被染透了，只覺盛夏時光的天荒地老。「幽窗開卷，字俱鮮碧」，哪裏還須看字，看看窗外貼近的山，心思都是鮮碧的了。山是一部紙頁鮮靈的大部頭書籍。

夏天，就這樣綠眉俏腮地，也橫闊、也細膩地飄過。選個雨日吧，在歸來的窗下站定，將疊翠的遠山在內心過一遍，將過往的浪漫在如玉的綠裏涼一遍，你發現，你已經真心誠意地愛上了夏天；可夏天就會遠去的，你發現，你愛上的是其實是一個心思翠碧的自己。

（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）

## 在風雨中挺直脊梁

鄭顯發

扁擔頌

在歲月的肩頭，扁擔靜靜橫臥，似歲月長河裏一葉不沉的舟。它身姿質樸，卻承載着生活的重量，於鄉間小道，勾勒出勤勞的輪廓。

一頭是希望的種子，播撒進泥土的溫柔，另一頭是豐收的喜悅，稻穗沉沉點頭。扁擔挑起了晨曦的微光，也挑起了落日的餘暉，悠悠。

挑過春的花海，繁花似錦映滿眼眸，挑過夏的熱烈，蟬鳴聲聲伴它左右。挑過秋的豐碩，果實累累掛滿枝頭，挑過冬的靜謐，雪花輕落它的肩頭。

那彎彎的弧度，是力量與堅韌的寫照，磨礪中，它愈發光滑，有了故事的紋路。它不知疲倦，往返於山川溪流，連接起家的溫暖與土地的厚。

扁擔啊，你是生活的平衡木，在風雨中挺直脊梁，從不屈服。你用沉默的力量，撐起一片天空，讓夢想和希望，穩穩地前行，永不落幕。

歲月流轉，你依舊穿梭在時光的長軸，扁擔精神，如星子在歷史中閃爍。讚你的平凡偉大，頌你的默默堅守，在生活的舞台上，演繹着不朽的頌歌。

攀登者

在時光的崖壁，歲月的風刻下斑駁紋路。攀登者啊，目光如炬，鎖定那未知的高處。

腳下是嶙峋的石徑，荊棘扯破衣角，塵土揚起，迷了眼畔，卻掩不住心中滾燙的夢。

雙手攢緊岩縫，指尖滲出血珠，每一寸肌肉緊繃，每一次發力都寫滿堅毅。

山風呼嘯，似鬼魅呓號，寒霜撲面，像利箭穿心，可那遠方的峰頂，閃耀着信仰的光，暖如春陽。

汗水與淚交織，滴落在陡峭的山路，洩漏一段又一段征程，那是執着的註腳。

一步，兩步，向着蒼穹攀爬，把怯懦甩在谷底，將勇氣攥在掌心。

星辰為伴，皓月相隨，孤影在崖壁上搖曳，卻似蒼松，扎根絕壁，於荒蕪中撐起不屈的天。

待登臨絕頂，浩渺山河盡收眼底，雲海翻湧，天地無垠，攀登者啊，用熱血把靈魂高擎，在歲月長卷，繪就壯麗的痕，讓後來者，望見那不滅的精神，如峰尖傲立，永綻華韻。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



## 「好財」與「好屐」

王紅

《世說新語·雅量》內有個著名故事：

祖士少好財，阮遙集好屐，並恒自經營。同是一累，而未判其得失。人有詣祖，見料視財物，客至，屏當未盡，余兩小廬，着背後，傾身障之，意未能平。或有詣阮，見自吹火蠟屐，因嘆曰：「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！」神色閒暢。於是勝負始分。

晉代名士祖約字士少，阮孚字遙集，當時齊名。祖、阮二人都有特殊癖好：祖約喜歡財物，阮孚喜歡木屐。有人到祖約家，他正在親自翻檢、查點財物。客人進門時還沒收拾完，剩下兩小箱，趕忙放到背後，自己側身遮擋着，和客人應酬也心神不定。有人去拜訪阮孚，看見他正吹火給木屐打蠟，一邊忙着做這等貴族瞧不上的工匠之事，一邊和客人聊天，感嘆說：「人這一輩子啊，不知道還能穿幾雙木屐呢。」說話時神情悠閒自在。當時人由此判定了祖、阮二人的高下。

後人讀這則軼事，大多認為，阮所以勝於祖，是因為祖約愛財，未免鄙俗；阮孚愛做木屐，灑脫曠達，不拘於俗，正體現了「魏晉風度」，因此阮高而祖低。

然而錢穆先生對此卻有一段發人深思的議論：「夫好財之與好屐，自今言之，雅俗之判，若甚易辨，得失勝負，未為難決……而晉人估價之標準，則一本於自我之內心。故祖、阮之優劣，則定於其所以為自我者何如爾。士少見客至，屏當財物，畏為人見，意未能平，此其所以為劣也。遙集見客至，蠟屐自若，神色閒暢，此其所以為優也。」（《國學概論·魏晉清談》）晉人評定人物高下，不在好財與好屐誰雅誰俗，而在於兩位主人公如何看待自己的癖好。祖士少查點財物，被人看見就神情不自然，說明他內心認為「好財」不雅；阮遙集做木屐神色自如與客人談論人生，內心真淳，無高下貴賤雅俗之分，是真曠達超然，這才是「魏晉風度」。

魏晉士人的人格理想與處世態度

深受《莊子》學說影響，《莊子·齊物論》說：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為一」，在大自然的運行中，人也好，其它萬物也好，都是運轉不休、生生不息的。人與萬物都不過是大自然的一個元素，價值同等。人若能破「執」，不以自我為中心，個人的生死壽夭、社會身份的高下貴賤、他人眼中的賢愚雅俗判斷，就都不是問題。只要順應着自然的運行規律和自己真淳的本性（即錢穆先生所說「自我之內心」）立身行事，就可以從容地「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」（陶淵明《形影神》詩）了。

循着這一思路讀《世說新語》，會看到《世說》中有怪癖的名士甚多，《儉嗇》內九個故事，主人公有的極度節儉，有的吝嗇得可笑。如和嶠吝嗇，家有好李樹，王濟向他要李子吃，和一次最多給幾十個。王性情豪放不羈，乘和上朝輪值時，率領一群少年到和家園中，將李子吃了一飽，臨走還把樹砍了，送了一車樹枝給和嶠。對這麼過分的惡作劇，和居然只是一笑了之。「竹林七賢」之一的王戎，出名地吝嗇、愛財，官位很高，既富且貴，家產眾多，賬簿一大堆，這位大名士的愛好之一就是每晚在燭光下和夫人擺開算籌（古人的計數工具）細細算賬、盤點財產。這些著名「吝嗇鬼」愛財、愛物，都愛得誠實坦然，並不在人前掩飾、避忌，當時人也不因此對他們做道德批判，只是把這些吝嗇癖好傳為笑談，當作名人八卦說說了事。

在中國傳統典籍中，《世說新語》是一部奇書，它不以道德判斷為中心，不以教化為目的，注重人的個性、事的有趣。「好財」（前提當然是財的來路正當）也罷，「好屐」也罷，不過是一種癖好，無可厚非。當事者內心真淳，不覺得這種小眾的愛好有什麼見不得人處，自然人前人後都「神色閒暢」；要是自己心中先存了高下雅俗的概念，被人撞見某種「鄙俗」愛好，倒先尷尬了自己。

（作者為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）

## 文學活動資訊

國學講座：陶淵明詩文及其人生哲學

時間：7月9日（周三）18:00-19:30

地點：駱克道公共圖書館（推廣活動室）

講者：鄧城鋒

語言：粵語

人數：名額60個，先到先得，額滿即止，不設候補。